

第六章 結論

儒家文化是中國文化幾千年來的主流，「忠孝節義」更是儒家道德觀念的重心，經過長時間的流傳已經成為文人堅持不移的信念。曹溶生於明代萬曆，卒於清代康熙，一生跨越明末清初，想當然耳，對前明臣子來說，如果國難時未得攀龍鬚以盡忠、守城池以俱亡，所剩下來的只有兩條路：隱逸或貳臣。選擇隱逸，獨善其身，死後可得美名。此一傳統對貳臣構成一種無形的道德人格的壓力，以至再仕新朝者無不有齟齬苟活的負罪心理。選擇貳臣，等於選擇了背負一生的志節枷鎖，輕則受世人的不諒解，重則受後人的詬病辱罵，但這樣的待遇其實並不公平，合理的待遇必須要看貳臣是隨波逐流、只求利益享樂貪生怕死，不顧社會民生責任；或者是堅持個人品格，努力實踐自身價值，為百姓人民、為社會國家，略盡棉薄之力。從曹溶的生平作為觀之，無庸置疑，一定是歸納在後者。

詞體在清代的文學成就雖然比不上宋代輝煌，但仍有其可觀的價值存在，嚴迪昌《清詞史》對清詞如此評價：

清詞的「中興」，按其實質乃是詞的抒情功能的再次得到充分發揮的一次復興，是詞重又獲得生氣活力的一次新繁榮。「中興」不是消極的程式的恢復，不是沿原有軌迹或渠道的回歸。因而，簡單化地以宋詞作為繩衡標尺來論評清詞，顯然不是一種可取的科學的態度。「清詞」只能是一個特定歷史時期的文學現象的指標，它是那個特定時空中運動著的一種抒情文體。¹

而曹溶就是清詞中興的創作者之一。由於深受矚目的浙西詞派之祖朱彝尊曾經推崇曹溶：「浙西填詞者，家白石而戶玉田，春容大雅，風氣之變，實由先生」²，因此當詞學研究者在討論曹溶的詞時，總是把重點放在曹溶究竟能不能享有這份稱譽。在經過本論文的第三、四、五章對曹溶《靜惕堂詞》不同角度的分析後，本章第一節將商榷曹溶的浙西派先河地位。第二節則依據曹溶《靜惕堂詞》的表現，評定曹溶詞的價值與詞史地位。

¹《清詞史》：嚴迪昌著(南京：江蘇古籍出版社，1999年)，頁4。

²陳乃乾：《清名家詞》(上海：開明書店，1937年)，頁1。

第一節 浙西詞派先河之商榷

曹溶是否為浙西詞派的創始人，除了朱彝尊為其《靜惕堂詞》作序中，尊曹溶為浙派先河以外，還有民國盧前在《望江南·飲虹篋論清詞百家》中提到：「(曹溶)真男子，痛飲發狂歌。秀水從游薪火在，浙西宗派此先河。六義豈能磨。」³力主曹溶是浙西詞派的先河，王易《詞曲史》則稱：「浙西一派，當以朱彝尊為首，而其風實啓自曹溶。」認為曹溶開啓浙派之風，⁴龍榆生《中國韻文史》亦有：「清詞之有浙派，蓋樹立於朱彝尊，而肇端於曹溶。」⁵將曹溶推到浙派的開端，後來的馬興榮在《中國詞學大辭典》認同：「論者以曹溶為浙派詞先河。」⁶前述學者都認為曹溶是當之無愧的浙派先河。

有贊同的聲音，也有不同的意見出現。嚴迪昌於《清詞史》對曹溶是否為浙西詞派先河此一地位的問題，其論點為：第一、他認為曹溶的詞作自有其個人創作風格，在清初為一名家，實不需端著浙西詞派的盛名來提高地位。第二、曹溶與朱彝尊的交遊過程中，曹溶年紀較長，也的確為朱氏的創作實踐有啓導之功，但曹溶其實只影響朱氏早中期的創作思想，除了為朱氏的《詞綜》的編輯提供豐富的前人資料之外，曹溶對於浙西六家並沒有太多直接的關係。第三、朱彝尊推崇曹溶為浙西詞風的啓變者，是有「追贈」的意味，讀者不能以為「浙西填詞者，家白石而戶玉田」，就以為曹溶的《靜惕堂詞》也是白石玉田的風格，正因如此，曹溶為浙西詞派的先河，其先河二字是必須加上引號。⁷

以上說法，對於曹溶是否為浙派的先河都沒有一致的共識。筆者認為討論一位作家的詞作風格，不能僅由詞作內容區分豪放或婉約，因為作品是反映作者的生命歷程，例如一生身居於京城繁華的文人，是無法寫出邊塞壯闊氣度的作品；又如蘇軾因為宦海浮沉，多次外任各地，他的詞作打破怨意別情的傳統題材，從而開拓詞的意境，在宋代詞壇上，有極高的稱譽。所以定位曹溶是否為浙西詞派的先河前，應該從詞人的生平論起。在曹溶前期詞風裡，不脫明人習氣，以婉約為主。入清以後，曹溶身為貳臣的心境、政治仕途的起伏，讓他

³尤振中、尤以丁編著：《清詞紀事會評》（合肥：黃山書社，1995年），頁36。

⁴王易：《詞曲史》（臺北：廣文書局，1971年），頁465。

⁵龍沐勛：《中國韻文史》（臺北：樂天出版社，1970年），頁211。

⁶馬興榮等編：《中國詞學大辭典》（杭州：浙江教育出版社，1996年），頁185。

⁷同註1，頁258。

詞風一轉，詞中意境更爲開闊。也因為他曾經爲官在山西的軍中，詞的內容不可能使用白石玉田一派的輕柔婉轉，所以他這時的詞風屬於悲壯激昂，作品多是抒發人生感慨與歌詠自然風光、人文景物之作，或弔古傷時、或悼亡送別、或山水詠史等等，內容廣泛，情感複雜。到了晚年，曹溶歸里退隱後，心境上少了羈旅邊塞的愁苦，中年雄銳的氣勢衰減，詞風漸趨輕淡輕柔，因此閒雅之篇增多，對照南宋姜夔的「清空」之說，是有相似之處，例如曹溶晚年在詞中流露的情感，多屬文人清高雅潔的意趣，近於隱逸，但又不是真正的隱士；很少世俗的香豔柔靡，也少有中年豪壯激烈的抒懷；在表現手法上，多追求言外之意，避免粗重濃厚的筆觸；在詞中的語言意象，沒有早期的明代餘風，而偏向淡雅之作，在他晚期詞風裡，是可以將他歸於浙西一派。綜合來看，曹溶的詞風並不侷限於主格律、重清空、事琢鍊的浙西詞派。

上面簡述曹溶一生經歷影響到詞作風格之外，再從曹溶的交遊窺其端倪。曹溶交遊廣泛、好提攜後進，對浙派朱彝尊的詞學有過啓蒙之功，浙西六家中的李符是曹溶的學生，龔翔麟也和曹溶書信往來不斷，除了浙西六家以外，浙西其他詞人如周筮在浙江嘉興經常和曹溶一起集會，曹溶也曾評價過周筮《詞緯》，汪森是《詞綜》的編者之一，對曹溶也是尊敬有加，沈進和曹溶也是好友。還有汪森、俞汝言等等，常與曹溶詩詞唱和、往來集會。筆者認爲曹溶與友人往來酬唱之間，在學問上不免有互相切磋研究之處，尤其是在曹溶晚年歸隱餘倦圍後，這些浙西文人多是曹溶的座上客，還有曹溶晚期的詞風偏向玉田、白石一路。從曹溶交遊與晚年詞風，是足以冠上浙西先河的稱譽。

第二節 曹溶詞的評價與定位

曹溶的詞作在當時的文人之間，享有很大的讚譽，如清人沈雄的《古今詞話·詞評》卷下，提到：

陳素菴曰：「秋嶽詞，從無一蹈襲之語，正不必擬之以周、秦，周、秦何讓一頭地。」龔芝麓曰：「君詞如晏小山，合情景之勝，以取徑於風華

者，所云舞低楊柳樓心月，歌罷桃花扇底風，庶乎！」⁸

從陳素菴(1605—1666)對曹溶《寓言集》的評論，再對照曹溶為沈雄《古今詞話》所寫之序：「其有造詞過壯，則與情相戾。辯言過理，又與景相違。剽擬者靡而短於思，臆矜者俳而淺於法。剪採雜而顯古者卑之，操作易而深研者病之。」⁹可以了解曹溶認為詞中的遣字造語假使太過粗率豪放，便會不符合詞應有的抒情性，而如果有太多的說理穿插詞作之中，則會失去用景語的含蓄婉約。填詞不應模擬剽竊，因為那會使作者失去腦力激盪的機會；但如果一味創新，也可能會走向臆造，產生膚淺的毛病。由於追尋前人腳步的仿古作者，會失去自信；一味創新的作者寫作時，如果不仔細推敲，其作品容易被精研者詬病。所以，曹溶填詞除了「從無一蹈襲之語」，也在於作品中實踐他對詞學的思想。

龔芝麓讚美曹溶的詞像晏幾道，並以晏幾道的〈鷓鴣天〉中的兩句詞形容，〈鷓鴣天〉是以上下片對比的方式，寫今昔之嘆，詞中迴盪著一種追憶往事的情懷。龔氏舉其中兩句「舞低楊柳樓心月，歌罷桃花扇底風」，其意象以視覺為主，表面上寫女子不停地起舞，舞到樓頭明月自中天沉落低於楊柳之時，不斷地歌唱，唱到桃花扇底隨風迴蕩的歌聲都消失為止。實質是龔氏稱讚曹溶的詞作情景交融，形神兼備，斟字酌句，則是工巧自然，不露痕跡，有形式上的美，也有深蘊的意境。

又如清人彭孫遹(1631—1700)的《金粟詞話》提到：

「長調之難於小調者，難於語氣貫串，不冗不複，裴稟宛轉，自然成文。今人作詞，中小調獨多，長調寥寥不概見，當由興寄所成，非專詣耳，唯龔中丞芊絲溫麗無美不臻，直奪宋人之席，熊侍郎之清綺，吳祭酒之高曠，曹學士之恬雅，皆卓然名家，照耀一代長調之妙，斯歎觀止矣。」

10

彭氏說長調比小令難寫之處在於語氣要能連貫，讀來自然婉轉。而曹溶是時人裡少數長調為多並寫得幽靜婉約的詞人。

在聶先的《名家詞鈔》裡也有對曹溶詞作的評論，提到：

陳素菴(之遴)曰：「秋岳才大如斗，體苞眾妙，當世罕儔，獨於詩餘，間或商之於余，余應之曰：『選義按部，考詞就班，此即填詞之金科玉律也。』」

公乃日夕揣摩，不屑屑於南唐北宋，而自出機杼，獨力營壘，建大將旗

⁸(清)沈雄：《古今詞話》(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02年《續修四庫全書》影印據湖南省圖書館藏清康熙澄暉堂刻本)，第1733冊，頁376上。

⁹同上註，頁197下。

¹⁰《詞話叢編》：唐圭璋編(臺北：新文豐出版，1988年)，第2冊，頁710。

鼓，而出井陘望之者，皆旗靡轍亂，余亦將退避三舍，願奉槃匱以從事矣，詞名寓言，其亦竊莊生之十九乎？」徐果亭(秉義)(1633—1711)曰：「先生曠代逸才，天留碩果，詩文久播雞林，酒邊花底，喜作填詞，如朝霞散彩，笙鶴瑤天，論者謂其智珠在掌，慧劍當胸，三寸管落指，即有紅雲蔽左，紫煙紆右，發而為聲，驚鴻落雁，求之神仙之中，遇諸風塵之外，不得不以百寶莊嚴板拍矣。」¹¹

陳素菴的這段話，最後說道：「詞名寓言，其亦竊莊生之十九乎。」是指曹溶的詞作裡，頗多有寄托寓意之處。曹溶在《古今詞話序》也說道：

蓋以偷聲減字，惟撫流景於目前，而換羽移宮，不留妙理於言外。雖極天分之殊優，加人工之雅縟，究非當行種草，本色真乘也。……上不牽累唐詩，下不濫侵元曲者，詞之正位也。豪曠不冒蘇辛，穢褻不落周柳者，詞之大家也。¹²

曹溶認為詞人若能把瞬息萬變的美景化成文字敘述呈現在讀者面前，雖是天份的極優、人工的極雅，但並不是詞作為「當行」、「本色」的意義。曹溶論詞，以詞體特徵為基調，強調詞要當行本色，也就是陳素菴說的：「選義按部，考詞就班，此即填詞之金科玉律也。」曹溶要求詞人在創作的時候，依循詞本身的傳統要求填詞，但這些要求並沒有明確的規定，也是詞人在長期創作中，慢慢有一套不成文的規範去定義的。因為填詞若失去「妙理於言外」，也就等於失去詞本該有的景外之趣、言外之意，詞的本身就是有種雋永綿長的韻味，才能讓讀者反覆吟咏、回味無窮。詞不能一味模擬前人，最好有詞人的獨特風格才是好的作品。曹溶此番話正好與陳之遴對他的評價相互呼應。

徐秉義對曹溶的評價也很高，而他是注重在曹溶的修辭方面，從這段話裡，也可以從《古今詞話序》中得到應證：

所貴旨取花明，語能蟬脫，議論便入鬼趣，淹博終成骨董。在儷玉駢金者，向稱笨伯。而矜蟲鬪鶴者，未免僇父。用寫曲衷，亟參活句。有若國色天香，生機欲躍。如彼山光潭影，深造匪艱。務令味之者一唱三嘆，聆之者動魄驚心。¹³

曹溶論詞，力主典雅清麗，反對議論或用語的生硬，作詞主旨要簡潔明瞭，語言要清麗典雅，如果把填詞當作文章的議論一樣，大量運用典故，不僅內容

¹¹(清) 聶先、曾王孫編：《名家詞鈔——寓言集》(濟南：齊魯書社，2001年《四庫全書存目叢書補編》影印湖北省圖書館藏清康熙綠蔭堂刻本)，第45冊，頁547下。

¹²同註8，頁197上。

¹³同註8。

變得艱澀，也失去詞的意趣。堆砌華麗的詞藻、喜好生硬的用語，的確讓讀者一時間感到眩目，但詞本有的優美情思卻淹沒在枯燥的議論和陳腐的典故，這樣一來，也談不上填詞清麗的本意了。然後曹溶提出填詞是用來描繪心中幽微的情思，故不能像詩的直接，詞要能婉轉雅正的抒情、用詞遣字的纖柔，一看看就讓讀者驚豔，但又不失生動感人；就像山光潭影之所以美麗吸引人，是在於平靜的波面下有著餘韻無窮的意蘊。能給予讀者想要反覆吟咏、驚心動魄的感動。

透過本篇論文，從形式、內容、修辭、章法等等觀察，再細讀前賢陳之遴、龔芝麓、彭孫遹與徐果亭對於曹溶詞作的評價，可以得知曹溶實有一套自己的詞學思想，也就是他在《古今詞話》中的序言，篇幅雖然不長，但已經足夠歸納出他以本色當行立論，重視景外之趣、言外之意，力主典雅清麗的風格，講究創新反對模擬，從這些基礎立論裡，映證曹溶的詞作，可以與其思想互相輔佐，不至於落入空泛的言論。

綜觀以上的想法，曹溶有他個人獨有的創作風格，實不需倚賴浙西詞派的宗主頭銜提高他在詞史上地位。也不能因為是浙西詞派的先河，就掩蓋他詞作中的風韻才華。以他的學力與作品總結，曹溶是應該佔有詞史上的一席之地。

